

那男孩

王忽然说『最好吃不过饺子，最好服不过躺着，何必多求。』
陈枚小小声说『有人陪着更好』。
王立伟只觉『回肠』，她了解他，他站在她身后，
动也不敢动，只怕造次。

东
移

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那男孩



东
方

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5-231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那男孩 /（加）亦舒著．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15
ISBN 978-7-5060-8179-5

I. ①那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9766号

那男孩

(NA NANHAI)

（加）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辛岐波 郭淑敏
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印 刷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5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.25

字 数：142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8179-5

定 价：25.00 元

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（010）64258127

最近这一季，一到傍晚，五六点钟，陈枚正在专心写功课之际，便听见一个女声叫喊：“好弟，回家吃饭，好弟，回

家。”接着，一只狗跟着汪汪叫，以壮声势。

陈枚听了三个月，先是讶异，继而好奇，还有点生气。谁，什么人家，每日演出如此好戏骚扰邻居？不过，每日叫声狗吠一起，她便暂时放下功课，进厨房帮着打点晚餐。

女佣与母亲赶着做两菜一汤。

陈枚把碗筷取出饭厅放好。

她问女佣丫姐：“你可打听到那‘好弟’是什么人？”

丫姐微笑：“那是新搬来邻居王家的儿子，大声喊回家的是他祖母，这显然是一个被宠坏的顽童，放学把书包丢门口就跑得不知所终，或在后山捕捉昆虫，或在朋友家玩游戏机，不叫他，他不会出现。”

陈太太忍不住笑：“就生他一个？”

“他还有一个两岁妹妹，可爱如洋娃娃，大人一直抱手里。”

陈太太点头：“掌上明珠。”

“是呀，她就叫王明珠。”



陈枚问：“那是他家的狗吗，为什么每日傍晚都似魔犬般凄厉地吠？”

“那只狗叫多多，闻到顽童气息，知道他在何处。”

陈枚听到，笑得呛咳，天下竟有这样滑稽的事，寻不回家的小儿，竟要出动侦察犬。

她说：“何必找，肚子饿了，他自然回家。”

“同学会请他吃。”

陈太太微笑：“吃得一顿吃不了两顿，迟早回。”

“他只有十岁，父母担心。”

陈枚一怔，什么，才十岁，那还是一名小学鸡，已经这般野性，到了十八岁，拥有自主权，那还了得。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好弟。”

“学名？王好？”

“不，王皓。”

陈枚说：“妈妈，你有时间劝他母亲带他看医生，他可能患上了多动症。”

“这不好开口，睦邻之道是不要多管闲事。”

这时喊叫与犬吠都停止，想必顽童已经找到，一起回家。

渐渐地，陈枚一听到喧嚷声便会心微笑。

没有他们，日子岂非更加寂寞。

不久这好弟已成为整个独立平房区的知名人物，恶名昭彰。据丫姐说，顽童经过垃圾桶必然推翻，让废物食物渣掉地，招野狗野猫偷吃；带走路边停着的脚踏车，叫车主寻觅。

绝招是拿肥皂把车身划花，以为破坏，其实不是，可以洗脱，邻居有证有据，拍摄好弟恶行经过，拍门投诉。

他祖母说：“不，不是他。”

“老太太，整个小区受他恐怖行为威胁。”

“他今年才满十岁。”

“老太太，小时不教，大时叫苦。”

“不是他。”

邻居开过街坊会议，只是没有结论。

陈枚警惕：“他可有伤害小动物？犯罪心理学家说，初时伤害动物，继而杀人。”

“哗，没有没有，他与多多不知多亲爱。”

“要密切注意这个顽童呵。”

“他的父母呢，为何不关心？”

“父母在上海工作，这里由祖母与保姆当家。”

“就他同妹妹，可怜。”

“世事古难全，父母年轻，总得努力事业，将来一家生活才有保障。”

陈枚刚升大学，环境骤变，课室百多人，每科不一样讲师与同学，



陈枚

蔷薇泡沫系列

全无归属感。中学时她是优异生，全班榜样，一进大学，人人是甲级学生，陈枚几乎遇溺，只得重头来过，加倍努力。试卷下来，平均只得七十六，乙级，气得她落泪。

母亲还不识相地问：“班上可有你喜欢的男同学？向他请教，顺便做朋友。”

陈枚没好气，自中学起，问功课的全是男生，母亲不知世风已转，今日大学里女生成绩胜过一般男生多多。

陈枚找人补习。

“大学还要补习？”

“我有一两个问题不明白。”

陈爸听见说：“那顽童的父亲，正是经济学博士，你可请教于他。”

什么，他不是不知管教儿童的游离父？

可见世上真有不肖儿。

陈太太问丈夫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一日我在门前遇见他们，王先生问我可否借用泳池，闲聊几句。”

“这里每一户都有泳池，他们的呢？”

“上任业主填平改建储物室，他们孩子小，养那么大一池水，也危险。”

“王太太可漂亮？”女人就是女人。

“我刚想说，非常年轻秀美，长得像我们大表姐，窄长脸，白肌肤。”

“你倒是看得清楚，那是沪女的相貌。”

陈枚还是一擦擦参考书那样读熟了做笔记。

陈妈说：“娃娃你不要死读书。”

“妈妈别管我怎样读。”

“没有兴趣可以转科。”

“太迟。”

“又不是嫁人，什么迟不迟？”

“每科都一样，他们从不会给一条方便路让学生走。”

“谁那么刻毒？”

“校方，每学期换讲师，以免产生偏爱。”

陈妈啼笑皆非。

一日下午，陈枚照样坐窗前写笔记，这个学期她有少许进步，但距离一级荣誉甚至二级仍似地球到金星那么远。

不是不懊恼的，她低头叹气。

就在这时，听见门外有小儿惊恐大哭的尖叫声。

陈枚最受不得小孩与小动物惨叫，连忙往窗外望，不得了！

她往门外冲去，一边大声喝止。

只见一个极小的女孩被缚在一辆三轮车上，正往斜路下滑，眼看就要侧翻，陈枚大惊，以女子足球健将般速度飞扑过去，用般速度打横刹



住小小三轮。

急忙间也顾不得疼痛，她扶起小孩与车，发觉女童被一条名贵围巾扎绑在座位上，连忙解开，小面孔已哭得青紫。

她抱起她，紧紧搂住：“不怕不怕。”如同身受，气得鼻酸。

这时，陈枚抬头，看到不远处约十多码以外站着一个男孩，约有十一二岁高大，她忽然醒悟，这就是好弟那魔童，而手抱着的，正是他妹妹明珠。

陈枚在十秒钟内消化整件事，她怒向胆边生，一步步走近那男孩，高声斥责：“你，你为什么欺侮妹妹，兄妹同胞而生，你应爱护珍惜妹妹，你怎可虐待她，须知三轮车滚倒，她会伤到头部，甚至要进医院，你是何居心，说！”

陈枚从不知道她自己的声音可以如此响亮凌厉，吃一惊，停住脚步。

这时，陈太太听到女儿的声音奔出，先把小小明珠抱过：“莫哭莫哭，什么事？”

陈枚不放过：“你可是叫好弟，你觉得整哭妹妹是一桩很有趣的事吗？”

她又踏前一步。

男孩见声势凶凶退后。

这时她看清了他，陈枚讶异，她从未见过这样俊秀的男孩。只见他长发披肩，浓眉长睫，皮肤雪白，尚未发育，相貌如女孩。他见陈枚声

大人恶，有点警惕。

“你是王皓？”

“你又是谁？”尚未转声。

“王皓小朋友，你太顽皮。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毫无悔意。

“小朋友，做错事要改过。”

他倔强，双手撑腰。

他穿件黑毛衣，胸前有骷髅图案，相当狰狞，牛仔裤已穿破嫌短。

这时陈太太走到王宅前拍门说明原委，保姆出来，要揪顽童回家，他一手推开保姆，乘机溜走，经过陈枚身边，她抓住他，不知多想打他，用全身力气压抑，才不至挥手，被他挣脱逃走。

陈太太拦住女儿：“我们回家。”

陈枚犹自生气。

“你手脚都擦破了，快上药。”

陈枚气愤：“如果家有阳台，他会把妹妹自高处推下。”

“娃娃，你别管闲事。”

“这叫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”

“王家不会感激你。”

“这是一个问题儿童，如不小心招呼，演变祸延三代。”

“你过虑了。”

陈枚叹息：“你们都逃避。”



屋里终于静下来。

陈枚摔得浑身酸痛。

只听见母亲问丫姐：“男孩为什么留长发？”

“他不肯剪发。”

“学校方面不说话？”

“他念国际学校，比较自由。”

“一个小孩，怎么会变得如此淘气？”

“也许，他们是顽童之家。”

有人按铃，丫姐开门，原来是王家祖母。

祖母送来一篮杯糕，没声价道谢。

“多亏陈家小姐帮明珠解困。”

一句也不批判孙儿王皓。

老太太亲自出马，陈太太也不好再计较，唯唯诺诺，客套一番送走。

陈枚哼一声：“下次再犯，我打他。”

“怎可出手打人？犯案的是你。”

“那我报警处理。”

“娃娃，凡事宜小事化无。”

“这不是小事，未成年少年如犯下重案，法庭会当成人审理。”

“我觉得累，休息吧。”

如果邻居也觉得累，那，顽童的父母呢？

第二早。

这真是陈家一个值得记牢的日子。

丫姐先开门取报纸，她一声尖叫，扑回屋内，惊慌失措，指着门口说不出话。

陈先生披上外衣出去一看究竟，陈枚跟在后边。

一出门便倒抽一口冷气，整扇大门都是黑漆×字。

停车道上用红漆画着一只骷髅与一个死字。陈先生的小房车四条轮胎全部被放气。

陈枚气上到眼核，她一声不响回到屋内，拿起电话，陈父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报警。”

陈父点头。

警员很快赶到，惊动邻居，纷纷出来看个究竟，大家摇头，低声议论。

警察问：“陈先生可疑心是什么人？”

真难出声。

邻居一位太太忍不住：“陈先生，你不说，我说，我家门灯一换上就给打破，现在已装上铁丝罩，昨晚连铁丝也被剪破。”

另一位也站出来：“这人让整个平房区笼罩在恐怖气氛里，他把我儿的脚踏车丢到路中央叫行驶中的汽车压扁，司机吓得魂不附体，以为误伤小童。”



东野

蔷薇泡沫系列

警员脸色凝重：“这是谁？”

“二零三零号王家的儿子王皓。”

一名警员立刻到该幢房屋敲门。

“这孩子迟早出事！”“不知为何，总有这样的问题儿童！”“聘请护卫员一事进行得怎样？”“唉，只有千年做贼的，哪有千年防贼的人！”“这里七间平房一共十五个孩子，只有他一个最麻烦。”

警员在二零三宅逗留好一会儿。

出来之后，同陈父说：“警方已掌握整件事情，没想到事主只有十岁，他祖母不住饮泣，叫人难过，她已知会儿媳，嘱他们赶回，到派出所问话。”

陈先生不出声。

“老人愿赔偿你家粉刷及清洁费用。”

陈枚也静默。

“报警的是陈枚——”

陈枚举手。

“陈小姐或愿考虑是否正式起诉。”

陈枚低声说：“这分明是刑事破坏。”

警员不再出声。

记录拍摄一切之后，他们收队离去。

这时，清洁工人与车店已经到达陈宅修理。

两组人共五名，清洗整日，才恢复原貌。

丫姐斟茶给他们。

“为什么要搞破坏？”工头叹气，“破坏容易建设难。”

工人离开，天色也暗下来。

车道上隐约仍看得到那个死字。

说他几句，他就要人家死，这般怒火，从何而来？

还有比他更厉害的少年，无故持自动步枪走进小学，击毙二十名陌生幼儿。

第二天，陈枚照常上学。

下课后到刀剪铺要求买一把“长约四寸，便于收藏，有皮套宽身刀子”。

售货员一点不觉诧异，这样说：“我们还有特响铜哨及胡椒喷雾，这是女子自卫武术班章程。”

“太好了，谢谢。”

那把小刀，宽约寸许，刀刃有狗牙边。

“可有那种环状套在指节的铁手套？”

“敝店不出售攻击性武器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小姐，情况若失去控制，请报警处理。”

“明白，再谢。”

那只是一个十岁男孩。

陈枚把小刀子藏在书包里。



回到家，丫姐开门：“嘘，有客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顽童之父。”

啊，总算赶回来了。

丫姐连忙斟茶切水果招待。

只见一个穿深色西服的男子背着门坐在会客室。

他修饰整齐，剪一个传统西式头，白衬衫领子笔挺，脚穿一双黑色牛津鞋，打扮斯文讲究。

他低声说：“陈太太我向你致最大歉意。”

他忽然站起鞠躬，高大挺拔身段吸引陈枚注意。

“王先生你请坐下说话。”

“陈太太这种事不会再度发生，我已决定把王皓送往加拿大寄宿，你们不会再见到他。”

陈太太轻声问：“你们在那边有亲戚否？”

“有一个姑妈照应。”

“他母亲呢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我与妻子，一年半前已经离婚。”

“啊！”

连站在门后的陈枚都想，噫，怪不得家有顽劣孩子。但，她又想，父母分手的子女，就可随意在邻居门上用黑漆涂上×字吗？须知统计说百分之五十二的夫妻最终会分手。

“请原谅王皓情绪失常，他很不接受父母离异。”

“那也不能拿别人出气。”

“我已责备他，与他说清楚。”

“请勿体罚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他侧侧脸，陈枚看到他笔挺鼻子，不知怎地，忽然脸红，她从来没有这般留意一个男子的容貌，今天是怎么了。

“陈太太，我想请求你们向警方销案，他只有十岁，恳请给他一个机会。”

陈太太说：“这件事，你只当是顽童涂鸦，但受害人却受尽惊吓。”

他又站起。

“王先生，坐下讲，报警人不是我，是我女儿，故此，你要问她可愿销案。”

“那么，陈小姐可在家？”

陈太太扬声：“娃娃，你回来了没有？”

真要命，陈枚想，在外人面前叫她乳名。

她缓缓走进会客室。

来赔罪的客人王先生站起招呼，一照脸，陈枚立刻发觉他与那顽童长得极其相似，一般俊秀，只不过多了男子气概。

那王先生也一怔，他原先以为那陈小姐是名悍女：大块头、粗嗓



子、替天行道母夜叉，可是眼前却是个高挑、纤细、清丽少女，一张面孔只比他手掌略大，狭长闪亮眼睛充满灵光。她恰恰站在夕阳下，映得一身金光，怎样看，都是美少女。

他轻轻站起说：“陈小姐幸会。”

陈枚回答：“王先生，请坐。”

陈太太说：“娃娃你已是成年人，你自己定夺，我去知会你父亲一声。”她走开。

陈枚吁出一口气。

这时，王先生的手颤动一下，茶杯里的茶溅出些许，落在垫碟里，他不好意思，把碟子里的茶又倒回杯子里。

这个尴尬动作，叫陈枚微笑。

王先生怎么会紧张，当然因为开口求人难，而且，那人是一个美貌少女。他目光落在她身上，发觉苗条的她有着异常丰满的胸部，她穿着紧身内衣，以免招摇。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男子，一眼看出。

他有点汗颜，连忙低头。

陈枚想一想，这样说：“王先生，你要带他看医生。”

“已在处理。”

陈枚又考虑了一些时候，陈太太见没有动静，不放心出来张望，只见他们对坐，默不作声，两人双手都一本正经放膝上。

最后，陈枚说：“王先生，我决定撤销控诉。”

王先生松出一口气，他说：“我们一家感恩。”